



四書人物考卷十七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四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術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



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  
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  
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  
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  
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  
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  
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  
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  
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本  
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

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  
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  
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  
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  
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  
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  
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  
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  
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



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  
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  
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  
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  
其唯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  
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  
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  
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旣通值梁惠王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宣王以  
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

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  
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  
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  
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  
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  
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  
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  
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  
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  
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於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敝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

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樂正子

此至卷末皆孟子門人

樂正子名克嘗仕於魯平公言孟子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魯欲使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答浩生不害之問曰善人也信人也

公孫丑

公孫丑齊人嘗慕管晏之功以期孟子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因論不動心於孟子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萬章

萬章嘗與孟子辨論堯舜禹禪繼伊尹孔子百里奚出處與夫交際之禮不見諸侯之義皆得聞其說

浩生不害

浩生不害齊人嘗問樂正子於孟子得聞善信美大聖神之說

高子

高子齊人嘗指小弁爲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又嘗謂之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其後高

子去而學他術

孟仲子 孟季子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齊宣召見孟子孟子辭疾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仲子使數人要孟子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季子其弟也未達義內之言問於公都子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陳臻

陳臻齊人齊餽兼金孟子不受宋薛餽金孟子受之臻問曰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在宋曰餽贐



在薛曰聞戒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後學於孟子與任人辨禮與食色之輕重及論季子儲子之交際云

陳代

陳代嘗疑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以不可枉道之義告之

公都子

公都子嘗聞孟子好辨孟子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及論性告之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克虞

克虞當孟子喪母時虞嘗敦匠事他日請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去齊虞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徐辟

徐辟墨者夷之嘗因辟求見孟子

彭更

彭更嘗疑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曰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 咸丘蒙

咸丘蒙齊之隱士學于孟子嘗問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誠然乎哉孟子曰舜旣爲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 桃應

桃應嘗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

薛應旂曰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饗者唯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以孟子爲依歸甘心寂寞不馳騫於縱橫以爲朝秦暮燕之游其亦不爲習俗所溺矣唯高子則去而學他術殆固而鄙者也



四書人物考卷十七

四書人物考卷十八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五

老彭

彭祖

音旭

錢音箋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音虛即彭城也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音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



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高誘呂氏春秋彭祖注亦曰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也

薛應旂曰老彭從脅而生先儒多疑此事及觀鄭夾漈謂老彭爲商伯子孫迭爲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至以脩己背坼生禹簡狄胷坼生契及魏黃初間汝南屈雍婦王氏從右脇生男爲証且謂浮屠氏不疑摩邪夫人之脅生釋迦而儒者獨疑陸終氏之事余故備述之非敢語怪也

周任

周任未詳其出處蓋古之立言人也魯叔孫穆子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私焉及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人以私生子來見名曰牛使爲豎豎牛以計令穆子殺孟丙又逐仲壬乃因穆子疾因絕其食而死立穆子之庶子昭子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闕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及季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朱子謂爲古之良史豈別有所據云

龍子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

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薛應旂曰余嘗觀子思謂龍子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及觀孟子亟稱其言而趙岐則謂其爲古之賢人豈其人固不厭衆論尚在疑似之間雖賢如思孟尚未能無異同之見邪然其自謂之疾者則正余之痼疾也不知何術



能已之惜文摯之引而不發也

四書人物考卷十八

四書人物考卷十九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六 魯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宗卿也文公六年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還鄭伯晏公于棐子家賦鴻鴈文子曰寡君未免於



此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十五年春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秋齊人  
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于扈將謀伐齊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  
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  
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次年及齊

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  
曰請侯君間文公卒仲遂以敬嬴之屬殺太子赤及  
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奔  
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  
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  
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  
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  
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



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  
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  
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啟  
檮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  
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  
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  
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  
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  
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禱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  
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  
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  
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  
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  
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  
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君子曰行父爲  
國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上不能爲季友下不能爲惠  
伯而以是諷之不亦眇乎未幾宣公懼齊見討行父  
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於是與  
公會于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十八年  
冬宣公卒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以失大援者仲  
也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行父懼齊人問  
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備齊  
也冬行父聘于齊時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咸  
在焉行父禿郤克眇良夫跛曹公子首僂蕭同叔子  
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遂及國佐盟于



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公歸欲叛晉而從楚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吳伐郟郟成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亡無日矣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之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秋言之冬晉使士燮來聘言伐郟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



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燹將復之行父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九年春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一年夏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成公將會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倣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宣伯賂郤犢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藥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去



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僞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  
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讐治之何及范文子  
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  
平赦季孫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  
自爲櫬與頌琴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  
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  
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文子曰子爲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文子爲  
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  
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五年冬文子卒大夫入斂  
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 季桓子

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平子卒陽虎欲以璠  
與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桓子立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迎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孫桓子之臣苦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拔已於難林楚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闔門陽虎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斂陽欲因亂殺桓子以強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十三年齊人饋女樂以沮孔子桓子微服往觀語定公受之怠於政孔子去適衛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人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城啓陽是歲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令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秋桓子有疾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卒



薛應旂曰孔子之用於定公正桓子相魯而爲之汲引也旣雖不免女樂之受以沮其行而死且悔之尚冀後人之復登用焉此其一念好德之心苟能克之雖古大臣何以過哉嗚呼桓子尚矣後世若會之之薦康侯元長之引中立不猶有桓子之遺也乎

### 季康子

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初桓子有疾命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復立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康子曰將誰召乎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二年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卒用



田賦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不腆先人之  
畜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繫乎越既滅  
吳欲霸中國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  
而多與之地康子聞之懼因太宰嚭以納賂焉乃止  
明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  
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  
惡郭重曰何肥也康子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  
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  
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康子  
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薛應旂曰康子奪嫡固已逆父命而干倫紀矣又豈  
能遵命而召孔子哉顧乃聽公之魚之言而用冉有  
不知果何見也卒至僨事而哀公出奔宜哉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子然習見其父逐  
昭公常懷不臣之心自多其家得臣由求遂問於孔  
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且意其從君之欲也故孔  
子旣抑由求可爲具臣復明以弒父與君不從以折



之

孟獻子

樂正裘  
牧仲附

孟獻子名蔑宣公九年王徵聘于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

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師與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於虛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郟二年秋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檮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



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

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也所友樂正裘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子莊



子速速生羯羯生纘

###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邠莊子要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伐雍門之荻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于向尋督揚之盟也先是邾人數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之事弗能報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仲尼所以為難也

### 孟懿子

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  
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  
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  
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  
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  
非禦侮乎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麇使西秦  
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  
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  
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麇又豈忍吾子乎哀  
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薛應旂曰懿子以父命學于孔子宜亦有聞矣顧乃  
圍郕墮費伐邾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  
特叔孫之罪哉噫孔門且然無怪萊公之有丁謂也

### 孟武伯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一年齊師  
伐魯及清季孫告叔孫孟孫二氏不可冉求謂季孫  
曰二子恨季氏專故不欲戰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  
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夫不列於諸侯矣叔孫武叔呼  
而問戰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  
之冉有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



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率季氏之甲七千及武城人三百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武伯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十四年父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成成孟氏邑也初武伯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武伯鞭成有司之使人至是懼故不歸云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

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柴曰鄆行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及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後逆公五梧見康子傳中薛應旂曰何忌圍郕墮費連年伐邾兵爭不息武伯負氣好勝其亦有父之風歟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敬子閑於禮者故曾子有疾而往問之蓋不徒問其疾也以曾子嘗問禮於孔子最詳將欲有所聞也曾子語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其進之也大矣

四書人物考卷十九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七 魯

子服景伯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也哀三年桓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鄆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  
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  
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  
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  
與之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  
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  
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懼孟懿子  
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  
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  
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  
析朱鉏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  
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  
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無城下之  
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  
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  
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止吳人盟而還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吳人  
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  
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  
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  
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  
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  
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詬  
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齊閭丘來盟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



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蒲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蒲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薛應旂曰余聞之恭作肅又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景伯亦魯之才大夫也乃曰陷而入於恭豈將以爲足恭乎不然閔馬父太蒲之論其殆有以砭其膏肓

矣

### 臧文仲

臧文仲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錡不顯文仲嗣世爲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



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士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茲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

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蠱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二十四年冬周襄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繆文仲



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一年晉文公入曹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雖夏父弗忌爲宗伯而文仲實縱之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臯陶庭望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年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使季文子聘于陳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蒲爲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之守龜于蔡地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刻山於節畫藻於椽極其靡麗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文仲在當時聲名籍甚人皆以爲非常人也至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



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文仲之名歷數世而猶顯著若此云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薛應旂曰凡人之務名者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可以欺衆人而不可以欺君子文仲脩辭飾行鼓動聽聞不有夫子孰辨真贗夫數其事而責之非謂其所善者多也勢重難反指其實而信之也

### 臧武仲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國乎既而楚彭名



侵陳陳無禮故也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  
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  
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  
侯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  
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  
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入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  
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  
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  
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  
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  
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  
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廢其  
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  
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



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  
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  
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  
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  
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  
已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二年春武仲如晉雨過御

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  
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  
之蠹也令倍其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  
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  
鉏遂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陰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  
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減武  
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十年平子伐  
莒取郟獻俘始用大扚亳社減武仲在齊聞之曰周  
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魯無義視人如牲將  
誰信哉

### 孟公綽

孟公綽魯大夫襄公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魯

北鄙公患之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  
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  
歸

薛應旂曰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又曰公綽之不欲夫唯不欲故不屑於細  
而優於大所以能燭崔杼之不臣也

### 公儀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  
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



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去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若是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薛應旂曰太史公傳公儀子爲循吏嗚呼豈直循吏爾哉使天下之吏皆若而人焉則廉靖之風行而斯民蒙至治之澤矣

下莊子

下莊子魯卞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管堅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



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  
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  
不終也

微生高

微生高一名尾生魯人  
或人嘗乞醢於高高乞諸其  
鄰而與之孔子譏其不直後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微生畝

微生畝魯人嘗譏孔子為佞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  
固也

孺悲

孺悲魯人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士喪禮於是乎書

申詳

申詳魯人子張之子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魯謂  
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  
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  
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  
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  
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柰何



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季子臯爲成宰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申詳問於子思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問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奔而從之者三



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薛應旂曰公叔戍愛龍穆之同已而不知橋子良之賢其親敬子思豈誠以其賢哉蓋子思之在當時其名顯而龍穆亦時之聞人也故特附之以假重焉耳嗚呼公叔戍常有而子思不常有誰其知之若申詳則直斥戍爲小人之驕者可不謂賢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一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一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八 衛

蘧伯玉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以大師歌詩故懼罹禍將謀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告甯喜甯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獻公後三年



吳季札適衛與瑗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  
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  
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  
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遽伯  
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  
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遽伯玉是時  
伯玉賢行孚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  
能用史鮪亟言於公公不聽鮪將死命其子曰吾在  
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  
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  
吊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  
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  
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遽伯玉爲政未可以  
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  
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  
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  
命旣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昭  
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  
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蚩黃生於楚走之晉



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  
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  
而還之伯玉歸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  
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  
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  
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  
矣

### 甯武子

甯武子名俞莊子也晉文公爲公子出亡也曹衛  
皆不禮焉旣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

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晉齊盟斂孟  
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  
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  
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  
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叔  
武故復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  
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旣盟  
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



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  
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而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訟  
於晉侯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  
勝晉殺士榮用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  
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魯僖公爲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公公  
使賂周欵冶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  
咺子適子儀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  
之功也明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  
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  
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  
命從之十二年公使甯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爲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  
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 史魚

史魚名鮒字子魚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子魚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薛應旂曰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獨以君子歸伯玉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甯之愚史之直皆其所能而不爲也螿以存身非有得於默足以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達變也噫吾其有感於斯矣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烝鉏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也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仲尼乃歸魯文子遂奪已之女不以妻疾疾淫於外州外州人奪疾之軒以獻疾耻是二者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姑妻遺孔姑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衛靈公四十一年文子同齊師及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祝佗

祝佗字子魚衛之大祝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衛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盟將長  
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  
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  
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  
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  
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  
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  
大路少帛綉棗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  
都以會王之東蒐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  
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



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碁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 王孫賈

王孫賈衛大夫也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于剗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靈公之手及挽靈公怒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不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其子王孫齊亦爲衛大夫薛應旂曰仲叔圉之奪姑祝佗之便佞王孫賈之媚竈其人品可知已仲尼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三子而圉之謚文亦直許之此不惟取人之恕而其與人之周蓋與見南子見陽貨同也如是而猶終身不遇道之將廢其命也哉

###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名發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悅之曰衛多君子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美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聳聳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



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  
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  
子樂之則瑗請前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往不  
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  
舍於豚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  
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之舒昺成之昭非定之輦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  
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群  
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  
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  
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  
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  
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  
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  
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  
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  
子能執臣禮猶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



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惡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戍將爲亂於是戍奔魯

薛應旂曰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直以其能升僕也受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 公子荆

公子荆一名公南楚衛大夫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公子荆而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十三年公之兄公孟縶狎司寇齊豹奪之司寇與郵齊豹將殺縶適

靈公在平壽公孟縶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豹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用戈擊中公孟縶之肩殺之靈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公南楚驟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郭

薛應旂曰公子荆爲君驟乘以身衛賊而免君於難則孔子之所稱者不徒在於居室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更有在矣

### 棘子成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公明賈

公明姓賈名衛人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孫朝

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不賢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顏雙言由

顏雙言由子路之妻之兄也一名顏濁鄒孔子至衛嘗主於其家

僎

僎衛大夫初爲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與之同升諸公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一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二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九

晉

舅犯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復  
譖二公子將逐之晉獻公二十二年子犯奉公子重  
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告  
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  
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  
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



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  
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  
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  
小大大喪大亂之刻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  
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  
人重耳父生不得供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  
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  
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  
敢違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繫弔之曰寡君使繫弔公  
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恒  
於斯時亦不可失也喪亦不可久也公子其圖之重  
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  
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  
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  
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  
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  
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反命穆公公曰仁人  
也再拜不稽首不敢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  
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秦人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



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子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無亦晉之榮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公子辭弗讓子玉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

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爲文公元年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以爲然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帶于



溫殺之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伐宋文公率  
齊秦之師以救宋將戰晉師退三舍以辟之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  
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及  
諸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  
害矣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旣戰大敗  
楚師于城濮子玉死之文公歸行賞以狐偃爲首文  
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  
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  
霸子犯與有勞焉子狐射姑字季佗食邑于賈曰賈



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襄公蒐于夷作三軍使狐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而易之使賈季佐  
趙孟且曰使能賈季怒及襄公卒賈季使召公子樂  
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使殺公子于郟故賈季殺處  
父以奔狄

薛應旂曰余觀子犯之從文公自其出亡以至於定  
霸其所施設大率多子犯謀也其示禮示信之屬雖  
不無權以濟事而仁親爲寶之言直有以發所性之  
本夫使念念若此又與王佐何異哉

### 趙簡子

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  
子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  
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公孫杵臼  
相與謀立武杵臼取他兒佯爲趙武匿山中嬰出給  
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人殺杵臼及他  
兒而趙武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  
鞅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曰輸  
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十年遂入敬王于周十三  
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



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明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

祁使晉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簡子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定公十一年魯季氏之臣陽虎作亂奔晉簡子受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十二年簡子帥師圍衛衛人貢五百家命置之邯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將移之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殺午圍邯鄲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將攻趙氏董安于告簡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爲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  
說簡子不可旣而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  
晉陽晉人圍之知文子言於頃公曰君命大臣始禍  
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首禍而鞅獨逐刑已不鈞矣  
請并逐寅與吉射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中行氏不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  
朝歌韓魏請趙氏於公公許之簡子入于絳知文子  
之嬖梁嬰父惡董安于言於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  
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  
趙氏文子使告簡子簡子患之安子曰我死而晉國

寧趙宗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  
簡子尸諸市告於知氏知伯從簡子盟而後趙氏定  
祀安于於廟十九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簡  
子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三十年公會吳王夫  
差于黃池及盟吳人欲先晉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簡子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  
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  
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  
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  
晉人是時越人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夫差歸及越平



衛太子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簡子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莊公辭以難三十四年簡子圍衛齊國觀陳瑾抃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瑾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是歲冬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

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爲後三十七年簡子卒無恤嗣是爲襄子晉六卿趙氏最長故世稱趙孟云

薛應旂曰余聞孔子去衛之時將西見趙簡子豈不庶幾其可與哉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殺遂不濟河而旋車矣嗚呼簡子相頃公再相定公戮賢於國中拒聖於河外而徒思周舍之鄂鄂何爲也哉



亥唐

亥唐晉平公時人以賢名見平公傳中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二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三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鄭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媚于  
晉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  
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  
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  
子言焉將為戮矣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



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為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  
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于晉戎  
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  
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  
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  
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  
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  
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  
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  
受之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有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董父與皇頡戾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

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為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畜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



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二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九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

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二十三年冬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爲之盟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



定不然將亡矣二十四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  
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  
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  
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悞子皙好在人上莫  
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六月  
子產如陳洩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  
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  
乎不過十年矣鄭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  
疆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  
難乃不生姑成吾所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  
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  
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  
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  
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  
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  
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  
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  
止子皮旣授子產政有事伯石子產賂之邑子太叔



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  
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  
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  
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  
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  
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  
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

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  
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  
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  
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五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  
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  
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  
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令吏人完客  
所館高其閭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



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  
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  
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  
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  
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  
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  
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  
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  
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  
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  
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其寡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

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



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六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產使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嬋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遂適子南子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



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遂放之於吳六月爲游楚亂故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是年六月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一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以出入



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以是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犖櫟邾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七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鄒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楮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汝汝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  
速死司寇將至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八年  
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旣享子產乃具  
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九年楚靈王求諸侯於  
晉晉人許之楚靈王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  
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然

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  
欲盡濟楚靈王遂合諸侯會于申子產相鄭伯先在  
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  
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  
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鄭人鑄刑書叔  
向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復書曰若  
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  
命敢忘大惠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  
門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

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  
孫段旣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  
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爲請宣子受之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  
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旣生魄陽曰鬼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晉之葬平公也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旣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六年簡公卒將爲塋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塋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塋定公立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辭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元年晉



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  
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如之旣而尋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  
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  
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  
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  
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  
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  
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子產歸自平丘未至聞子皮  
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晉韓起聘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  
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  
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  
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  
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



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之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茲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賈母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

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不藉手以拜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斲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產曰竈又多言矣竟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做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大爲社祓以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

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叔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且以



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是歲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禳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  
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  
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仲尼  
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薛應旂曰余觀春秋之世雖去古已遠而一時人才  
猶皆三代之英也孔子參天地備萬物等百王而上  
之固不當以時論矣其諸若管仲子產博物通方經  
常達變豈不謂命世之才邪特以佐齊相鄭馳騫功  
業而於性命之學未遑深究儒者鄙焉迨氣運頻促  
國步艱難求若人焉不易得矣噫獨不觀空談廢事  
者視此何如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四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一 鄭

世叔

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簡公二十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將利小國而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  
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踣山川蒙犯霜露以  
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乃非盟  
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  
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  
矣不修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父得乎易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  
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  
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  
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明年夏晉知悼

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  
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治  
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  
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  
十七年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



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子太叔相鄭伯如晉賀虎

祁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



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  
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婭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  
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  
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  
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  
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  
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  
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  
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  
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驕送葬今吾  
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  
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  
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  
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  
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



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  
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  
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  
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  
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  
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  
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  
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  
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行人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  
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  
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郟敖即位王  
子圍爲令尹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  
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弒郟敖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  
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  
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  
數世之福也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于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之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有備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子羽曰假不



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  
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  
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  
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  
子羽語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  
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  
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  
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

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 裨諶

裨諶鄭大夫也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  
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  
多爲辭令與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時馮簡子能斷  
大事既謀則使斷之

薛應旂曰鄭小國也介於齊楚之間亦岌岌矣子產  
相焉馳辭執禮以當之而鄭不受兵者四十年是辭  
命所係豈小乎哉草創於裨諶討論於世叔脩飾於  
子羽而子產則會其成焉調爲古大臣休休有容之



氣象非邪仲尼表而著之有以也迨夫妬忌日滋寸  
長必嫉而文人相輕至競毛錐之末苟快已私遑恤  
國事噫師師之風邈矣吾安得春秋人才而與歸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四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五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一 齊

管仲

管敬仲夷吾潁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  
遇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  
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弑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  
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  
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  
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

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黷三浴之桓公親逆于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後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



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  
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然而以易夷吾夷吾  
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隰朋甯戚城  
父賓胥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  
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  
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莊公  
會于何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  
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

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鄆齊始霸  
二十四年魯莊公為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  
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  
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  
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  
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三年



桓公盟諸侯于甯母管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罪人以臨之鄭

有辭矣何惧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



越於下以為天下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禫梁父管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

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餼牲為載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管仲則請城陰里而刻石為璧諸侯欲朝王者咸載金石文采泉布輸齊以易石璧齊由是遂富桓公慮天子之貢賦不足管仲則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江淮之菁茅號令諸侯從天子封太山者必抱菁茅以獻菁茅之價一束百金周由是七年不求賀獻富強之術大都此類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薛應旂曰孔子之於管仲也不曰如其仁如其仁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或人問管仲則曰人也夫參天兩地斯謂之人夫子人管仲其推尊之也



至矣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玷而言耳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爲此也蓋惜之也非謂其爲霸佐也王霸之辨至孟子始發之嗚呼仲相桓公則誠霸矣自今觀之其所著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爲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爲王佐矣乎

### 召忽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賊臣傅小白

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而有天慮天不幸降禍于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



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柰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既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為桓公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魯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平仲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于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六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嬖子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及慶氏敗公與晏



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蹢躅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遠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  
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雷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顧  
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  
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  
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  
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  
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  
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則善祝  
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  
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田于沛既還  
晏子侍于湍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



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欒高陳鮑之亂子良  
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  
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  
公召之而後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桓  
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  
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  
莒二十六年公疥遂疢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

在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  
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  
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顧  
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  
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  
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  
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  
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  
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則善祝  
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  
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田于沛既還  
晏子侍于湍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



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第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禳之若何對曰無益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君



令一人襍之安能勝衆怨乎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  
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  
民也厚公務於歛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隋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  
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士不濫宮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  
我不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

可以為國也父夫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  
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  
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時越石父賢  
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  
謝入閨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  
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之



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闚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為陋而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薛應旂曰晏嬰齊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顯其君於天下者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適齊與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太史公願為之執鞭哉柰何尼谿之封則不相容夫嬰且然况不嬰若者乎噫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